

# 国岭叔

□南京 雷雨

早就听说国岭叔身体不大好,但总觉得他行伍出身,身体底子好,应该并无大碍。国庆假期,看大哥短信,方才知,国岭叔在9月30日,辞世了,享年71岁。

国岭叔与我家同村,他家在村子西头,是一个大家族,在姊妹多人中排行为三。我家在村庄东头,彼此两家的老辈人之间却多有走动。国岭叔的父亲生性诙谐,多才多艺,会唱戏,也很热心乡里公益。国岭叔的哥哥,我们称作木森伯,也是当过兵的,身材魁梧,人很精明。大概是因为老辈人彼此的乡谊情重,他们与我父母也就往来多多。我父亲到镇、县里读书上学,每每回来,他们都会来家里坐坐,聊聊天,说点家常,听听外面的消息。

大致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村里的学校已经搬迁到村庄北边靠近汝河大堤的新校址了,乡人们都称之后地学校。父亲当时在学校里做民办教师,周围聚集了不少乡野里的读书人,当然更多的是并不怎么识字却特别有想法的人。有一与我平辈当时年龄已经很大的乡邻,他一儿子经常在晚上到学校父亲的办公室里来。说是办公室,也就是家乡的低矮的土坯房而已,斗室

一间,因为有了书报刊,有了谈论知识的人,似乎就蕴含着别样的味道。这个后生后来考上大学,到德国留学,成了博士、教授。家乡子弟,考学寥寥,务农多多,但也有去当兵的。当兵需要成分好,也要身体合格,出类拔萃。国岭叔参军当兵,不是一般的陆军,他是空军,当时的说法叫招飞,真是神气,令人羡慕极了。

国岭叔成为飞行员,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,也是家乡人的骄傲。某年,我从后地学校放学晚了,沿着村里小路走着回家,却遇到一个身穿军装的人,看上去面目陌生。他问我去某某家怎么走,我很殷勤地说,我来给你带路。他说的某某,就是我父亲。到了家里,父母都在,自然很是热情地说道:国岭回来了!这个从部队里回来的解放军战士,就是国岭叔啊。依稀记得国岭叔给我父母说起部队训练的艰苦、试飞的风险、学习的辛劳,会哽咽难言起来,我母亲就会陪着掉眼泪。国岭叔还会说起自己谈对象的事,听取我父母的意见,以做参考。我当时还很疑惑,国岭叔怎么会如此尊重信赖我的爹娘啊。

后来,我们家搬到县城中学,弟兄几个也都陆续去外地读书、工作,国岭叔也转业到地方,大哥在市里

工作,他们的来往就特别多。国岭叔夫妇也经常来看望我父母。我大学毕业那一年,大哥带着我去国岭叔家。国岭叔的爱人是舞阳人,待人热情家常,毫无见外客气之感。这个婶子对我说,你是弟弟,但看上比你大哥要老得多啊!是不是写文章特别操心呢。婶子说的老,就是苍老憔悴之意。哥哥和我坐了一会,说有事要走。国岭叔夫妇特别不高兴,不让离开。婶子说,你弟兄两个陪你叔多说话,扯扯家常,中午喝两杯。平顶山凡常小区的一处夏日小院,叔侄三人坐在小桌前,两三小碟,几杯宝丰大曲,婶子做的捞面条,散漫地聊着天,海阔天空,无话不谈。国岭叔就会说我父母当年遭受的磨难,养育我们弟兄三个的茹苦含辛,眼泪慢慢地流下来。大哥就会说,过去的事情,不多说了,我和老二给你端酒,喝。

听大哥说,国岭叔人很淡泊,喜欢钓鱼,不爱多事。婶子去世,对他打击很大,经常陷入沉默。大哥与大嫂去看他,他都会默默地流泪。如今,国岭叔走了,听说,村里后辈并无一人前来送别。国岭叔与婶子,平淡,良善,走过这红尘一生。

国岭叔,安息吧。

## 秋天的码头

□山东威海 陈倩倩

秋,就这么来了。沉寂了四个月的渔港又开始变得热闹。

汽车刚驶进码头,夹杂着浓烈鲜腥味的海风便扑面而来。抬眼望去,岸边停靠着密密麻麻满载而归的小渔船。顺着围栏拾级而下,就来到了码头的渔市。渔市依港口而建,不算宽的过道两旁,摆满了鱼虾海货,种类繁多,有皮皮虾、基围虾、乌鱼仔、螃蟹、海螺、花甲、海蛎子、黑鱼、刀鱼、小花鱼以及各式叫不出名字的小海鲜。

小摊贩的叫卖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。每一个摊位前都摆着不下五种海鲜,鱼儿鼓着腮在水里摇头摆尾,花甲一开一合吐着小泡泡,螃蟹甩着两个大钳子“横行霸道”,时不时还会有顽皮的小虾活蹦乱跳地窜到顾客脚下,拦住他们的去路。刚一卖完,等在岸边的渔夫会立马从船上搬下几筐作为补充。采买的人络绎不绝,边走边买,一条路走到头,手里不知不觉已经拎满了“战利品”。

记得小时候,吃海鲜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,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在餐桌上看到鱼虾。而最开心的莫过于和爸爸一起去渔市,每到一摊位前,爸爸都会耐心告诉我每种海鲜的名字以及做法,大手拉着小手,一路走走停停,挑挑选选。无论买了什么,买了多少,最后都会买一条鱼。因为在北方,尤其是临海的城市,无论条件如何,年节的餐桌上一定要有鱼,象征着“年年有余”,以期来年生活富足,吉祥如意。

## 致重名的“我们”

□山西阳泉 孙克艳

像很多人一样,我也曾对自己的名字不满意,也曾多次埋怨父母没有给我取一个特别而好听、又富于诗意和内涵的好名字。虽如此,到底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,并没有较真到改名字的地步。

上学后,知道了不乏同名同姓的同班同学,也因此带来了许多不便。这时候,我不禁暗暗得意:我的名字虽然普通,却从来没有遇到一个重名的。即使长大后步入社会,也没有遇到一个重名的人。

后来,接触了网络,也曾搜索过自己的名字,特别是在“人人网”上,看到竟然有那么多与自己重名的人,忽然就想知道,那些与我重名的人,都是什么人,他们在哪里,做什么。然而,那些雀跃的心思,在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里,被慢慢淹没。我渐渐丢失了自己,也忘记了那些与我重名的“我们”,我们像蒲公英的种子,飘落并扎根于五湖四海。在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里,我终于明白:名字,确实不过是一个区分自己和别人的符号而已;一个懒惰的人背着一个富贵的名字,也未必真能如愿了。如果说它还有别的附加意义,那大概就是取名的人,对

北方人吃鱼,一般以重口为主,红烧、酱焖和糖醋是常见的做法。一条鱼洗净,去掉鱼鳃和内脏,将鱼鳍和鱼尾剪掉,用刀在鱼身的两面切一些斜刀口,再将鱼身擦干。大锅里放上几滴油,待油温热,把鱼放入锅中。鱼一下锅,锅里的油就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,吓得我们几个看热闹的孩子连连后退。等鱼煎至两面金黄,立马盛出来。接着在锅里滴上几滴油,放入葱花、姜末和蒜蓉爆炒,炒出香味时,倒入适量的醋、老抽、糖和盐,再加些水烧汤。汤烧好后,把煎好的鱼倒入锅中,用小火慢煨,最后用大火收汤装盘,撒上几粒香菜点缀,一盘美味的焖鱼就做好了。鱼一上桌,立马就被早早等在餐桌边的“小馋猫”们洗劫一空,甚至连汤也不放过,蘸馒头,拌米饭,都是一等一的美味。

虾和花甲的做法则不同,一般以清蒸为主,保留原汁原味的鲜,蘸上酱油,吃一口,满嘴的鲜香。

那时候物价便宜,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大包海鲜,够一家人过一个富足年。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吃海鲜成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,但是却少了往日的那份热闹和温情。

鱼筐哐当哐当的碰撞声将我的思绪从远方拉了回来,才惊觉原来天色已晚,小贩们开始收摊回家,岸边的小船也渐渐少了。不自觉想起李珣的那句:“渔市散,渡船稀,越南云树望中微。”

夕阳斜下,渔市又恢复了宁静。

## 收养鲜花

□河南洛阳 武华民

每次路过楼下那家修脚店,门前的那几排花儿,总能吸引我的目光。

店是小孙夫妻俩开的,开在一个车库里。小孙有治疗灰指甲的绝活,远处的人,经常开着车来看脚。

小店不大,里面摆了三个长长的洗脚沙发,就没有多少地方了。客人多的时候,自觉在门前的空地上等候。

两年前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小孙在小区垃圾桶旁边捡回了别人遗弃的几盆花儿。有空的时候,他在门前的空地上给花松土、施肥、浇水,照看着这些无主的花儿。虽然店门朝北,阳光不能直射,但有了小孙的照看,风吹雨淋里,叶儿渐渐泛青,长出了新叶,后来,竟也开出了小花。

渐渐地,小孙又陆陆续续捡回了一些花儿,高的,矮的,各种的花儿,各样的盆。花儿们也都争气,在门前绿莹莹起来。有了这些花,小店顾客

多了些交流的话题。

妻子爱养花儿,一次逛花市时看中两盆花儿,便买了回来。可不知为什么,原本长势喜人的花儿,到家后没有多久,叶子就失去了光泽,渐渐变黄,掉叶子,病殃殃的样子。妻子认为花缺肥、缺水,便买来花肥,定期浇水,可是花儿还是一路消沉下去,到后来,叶子掉得只剩下一两片,看样子快不行了。

妻子是修脚店的常客,产生了让小孙收养这些花的意思。我有点不舍,我家这两大盆花儿,不仅花好,花盆儿也洁白硕大,当初买时花了几百元。“搬走就搬走吧,反正在家里也养不活了。”我说。于是,我家的好几盆花儿,也加入小孙店铺门前那片遗弃的花群里了。

因花的缘故,平时路过修脚店,总会看上两眼。偶尔能遇上小孙的店门刚开,或者他饭后休息的功夫,见他蹲在花盆前,用小铲子清除花

盆里的杂草,沿着盆边给花松着土,旁边还放着小喷雾器和一袋花肥……这个来自郊区农村的小伙儿,细心照料着这些弃花。大约过了一个月,我家那几盆花,叶子支楞了起来,多了份鲜亮。又过一段时间,枝芽上发出了新芽,长出了新叶,到现在枝繁叶茂。妻子十分高兴,就把家里那盆奄奄一息的虎刺梅也搬了过去。

小孙店铺的门口两侧,五六排的花儿鲜活地生长着,大大小小四五十盆,个个长得鲜亮。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小花园。我家那几盆花儿,也在花丛里生机勃勃。

“任其事必图其效;欲责其效,必尽其方。”欧阳修在诗作里,道出了方法的重要性。在小孙的交谈中,我渐渐悟出,养花也有方法,付出心血才有回报。不能心急,要会等待。不能时紧时松,心生懈怠。要会放手,让其经历些风雨。

我想,育人也大体如此吧。

## 亭亭“芋”立

□东台 吴云海

新秋绿芋肥。这个季节,在我们乡下,随处可见芋的身影。它们有的三五成群,聚在农家的门前屋后;有的在田埂边、水沟中,排成整齐的队伍,随风轻舞。

芋的外形非常好看。那细细长长的柄上,顶着一张椭圆形的叶,真可谓亭亭“芋”立。再看那叶子,“V”形缺口的一端朝上,尖头朝下,整个叶面半斜着,远远看去,极像人们用手比划出的一个“心”字,又像乡间女子含羞的脸,多有诗意。

最令人心动的,是芋叶的绿,让人怀疑那绿随时可能从叶面上流淌下来。阳光下,只要微风一吹,芋叶稍稍一动,便会有光亮逼你的眼。细雨中,叶面上不时出现一个个水珠,像一粒粒亮晶晶的珍珠,在绿玉盘上来回撒娇。

然而,芋虽然天生丽质,但古

往今来,吟咏芋的诗文却很少见,即便有,基本也是写人们食芋的感觉。这是为何呢?可能与莲有关吧。芋的外形与莲相似,只不过一个居岸,一个涉水而已。可莲是世人心目中公认君子,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它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文人墨客们无不为之倾倒。在这种情况下,芋遭人冷落也就不足为奇。

芋虽然不能像莲那样开出或白或红的花朵,在高低错落的叶间浅淡而笑;也不能于淤泥结出“中通外直”的藕,让人油然而生敬意。但与莲比,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地方。它从不在乎生长环境,只要是水乡的土地,无论是沟旁田角,还是路边圩底,只要埋下一块种芋,它就能拼命吮吸着土壤中的水分,生根发芽。它从不张扬,总是安安静静地生长。哪

怕不远处池塘中的莲吸引来无数观赏者,它也不为之心动。它只是让柄一点点长高,让叶一点点长大,让茎一点点长粗。如果你能给它施一些鸡粪肥、羊粪肥,它一定会以加倍的努力来报答你的恩赐。它最终奉献给人类的芋艿,褐色外皮包裹下的,同样是一颗白色的心,而且是实实在在的,绝没有半点虚空。从这一点看,芋并不逊色于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莲。

那么,芋知道自己的这些优点吗?我想它是不知道的,因为它从来都不去炫耀什么,也不愿意去和别人比什么,它只顾把自己的一生经营好,以对得起播种它的农人,对得起阳光、土地和水。所以,你若告诉芋,它千百年来一直是莲的手下败将,我想它肯定一点也不恼。真的!芋,请接我的致敬!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2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